



民国女明星的倾城往事

水墨青花 刹那芳华

伊北 著

是民国上海滩的一段沉香，浓烈又清幽
是夜色下华丽绽放的一场错觉，疑真又疑幻
是成名之前的纠结与期盼，成名之后的辉煌与痛苦
是一个人同时演着两出戏，一出叫电影，一出叫人生



ZHEJIANG UNIVERSITY PRESS
浙江大学出版社

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

水墨青花 刹那芳华

民国女明星的倾城往事

伊北 著



ZHEJIANG UNIVERSITY PRESS
浙江大学出版社

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

图书在版编目（CIP）数据

水墨青花，刹那芳华：民国女明星的倾城往事 / 伊北
著. — 杭州：浙江大学出版社，2013.1

ISBN 978-7-308-10651-1

I. ①水… II. ①伊… III. ①女性—电影演员—生平
事迹—中国—民国 IV. ①K825.78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2)第226442号

水墨青花，刹那芳华：民国女明星的倾城往事
伊北 著

责任编辑 杨利军 (ylj_zjup@qq.com)

封面设计 项梦怡

出版发行 浙江大学出版社

(杭州市天目山路148号 邮政编码 310007)

(网址: <http://www.zjupress.com>)

排 版 杭州林智广告有限公司

印 刷 杭州杭新印务有限公司

开 本 640mm×960mm 1/16

印 张 15.25

字 数 190千

版 次 2013年1月第1版 2013年1月第1次印刷

书 号 ISBN 978-7-308-10651-1

定 价 29.80 元

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印装差错 负责调换

浙江大学出版社发行部邮购电话 (0571) 88925591

自序

纵然梦醒时，荆棘似海

电影是一个梦，女明星便是最凄美的筑梦人。她们伴随着电影而来，是民国夜上海一道不可不看的风景，妖娆、亮丽，遥不可及，又近在身边。她们轻松取代了妓女和舞女们，成为都市人新的欲望对象。她们是人们嘴边永远的谈资。民国女明星，与上海的街道、建筑、月份牌、百货公司、舞厅、电影院一起，无争议地成为旧上海的一部分。只是，她们更生动、跳跃，也更百变、极端、歇斯底里。她们戏里戏外都是活的，像旧上海天空里的鸽子，呼啸着，历历而过。她们穿着旗袍、高跟鞋，梳着S头，夹着香烟，扭动着腰肢，也哭也笑，醉着生，梦着死，倒转，硬是在上海滩，踩出属于自己的一片天。她们是民国上海滩的一段沉香，浓烈又清幽，她们也是一场华丽的错觉，恍恍惚惚，也真也幻，刚好她们自己也做着梦。她们都是春宵梦里人。

不过，这些梦毫无疑问是被制造出来的，民国三大电影公司，都乐于制造自己想象中的“美梦”。女明星是大众头脑中的芭比娃娃，有事没事，想一想，便也很好。于是，电影公司找到了奋斗的方向。在明星电影公司的星群中，王汉伦是哀婉的，杨耐梅是放荡的，张织云是忧伤的，胡蝶最初的定位则是“打女”；天一公司的老板娘陈玉梅，则被塑造成优质女星，热心公益，集种种传统美德于一身；联华公司则走文艺路线清新风，阮玲玉在明星公司要演坏女人，进入联华之后，则转身成为新文艺的悲剧女王；王人美演《野玫瑰》

《渔光曲》，从此成为野性淳朴乡女的代言人；黎莉莉则被定位成“体育皇后”。女明星身上的某一种特质，被电影无限放大，成为众人消费和膜拜的对象。可是，电影终究只是这些女明星身上的一个切片，在电影之外，她们还有跌宕的人生。

民国女明星们的故事好看，倒不仅仅因为她们能够提供那些隔几十年还依旧新鲜的“八卦”，更多在于她们所处的时代，刚好是中国现代女性解放大踏步前进的时候。作为最早一批抛头露面的女人，女明星的成名史，完全可以说是一部女性解放的历史。她们在冲向银海的路途中，都遇到了这样那样的问题，或遍体鳞伤，或折翼而返。在民国初年，女人去演戏，又是上银幕演戏，本来就有点破天荒的意思。任庆泰拍电影，演员都难找，更别说女演员。中国电影的第一个女演员严珊珊，去拍《庄子试妻》，多少有些像是去就义，她为了她爱的丈夫做出了牺牲，勇敢演出。严珊珊相当奇崛，拍电影之前，她曾是个革命者，参加过女子炸弹队。

当个女演员，也的确相当于一场革命。早期女明星殷明珠，最开始是个校花，她的电影生涯，是她社交成功的一种延伸，但她“触电”之后，立刻又回去当了一阵子护士，家庭的压力，不允许她继续在银幕上招摇。所以，一幕很奇特的景象出现了：早期成名的女明星们，往往是把演电影和反封建结合起来，打出家庭的桎梏，勇敢地在电影上找一条生路；又或者她们根本就无家可归，于是只好去演电影。王汉伦是大家闺秀，因为家庭生活的不如意，自己出来谋生，演了电影；杨耐梅生于巨富，她为了演电影，不惜跟父亲决裂，做一代“艳星”；宣景琳堕入过烟花柳巷，拍了电影以后才赎身；陈燕燕去拍电影，她父亲命令她一辈子不许透露家族姓氏……

随着电影影响力的扩大，女明星逐渐成为一种符号，她们为人所追捧。但在银幕内外，她们都遭遇到了“生而为她”的困境。中国

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电影女明星王汉伦，一生奋斗，演电影，开公司，办美容院，却最终还是被男人的世界吞没；杨耐梅，选择堕落，用自己的身体去抗争，企图颠覆原有的消费关系，但末了却流落香港街头行乞；张织云，开启了女明星和富商关系的课题，自己却不幸跌坠，无戏可演；陈玉梅嫁给了电影公司老板，一会被力捧，一会又自动“雪藏”；阮玲玉与小开、富商的关系耐人寻味，在电影世界里她是默片女王，在情感世界里她却是忧伤女仆，此外她与媒体的关系，也值得人深思；胡蝶够大气了，但还是免不了与特务头子纠缠；徐来告别影视圈，嫁入豪门，结果一不小心沾惹政治，干脆当起了业余间谍；王人美结婚离婚，进过两次精神病院；最行云流水的黎莉莉，为了拍电影，生完孩子三天就进片场；还有女明星蓝苹，挥别了浮华的上海，走向了素朴的延安——这个巨大转变，表明女明星们不是固定在银幕上的，而是与整个时代的脉搏一起，沉沉浮浮。

有趣的是，民国女明星们曾经以身相验的问题，到现在也还是有。与小开、富商的关系，与媒体的关系，“脱”与“不脱”的关系，与电影公司的关系，还有婚姻中无可避免的“女高男低”……所有的一切，发展到如今，更繁复了，看着更迷离了，但其核心总归有些共通之处。她们华丽绽放，也暗自神伤；她们宠爱加身，也无处躲藏。女明星从来都是那样一群人，漂亮给你看，富贵给你看，精彩给你看，同时，也常常容易破落给你看，跌倒给你看，心碎给你看，大起大落间，铸就出戏剧化的张力。她们同时在演着两出戏，一出叫电影，一出叫人生。因为，从来都是：人生如戏，戏如人生，谁都只不过是，醒了梦，梦了醒。

目 录

- 001 初见·北京的西洋镜【@任庆泰】
- 015 汹涌·那些年，两个人的大上海【@张石川 @郑正秋】
- 036 蓓蕾·暗黑的花【@早期女明星】
- 059 红颜·制造鸳鸯蝴蝶梦【@明星影片公司】
- 081 飘摇·娜拉的奋斗路【@王汉伦】
- 098 沉溺·撕生活【@杨耐梅】
- 108 情戒·一个苍凉的手势【@张织云】
- 120 绽放·你是浊水我是荷花【@宣景琳】

- 127 起落·柔软的力量【@胡蝶】
- 141 双赢·娶一个女明星【@天一影片公司】
- 150 洗尘·文艺范儿的失败与伟大【@联华影片公司】
- 163 明灭·女王与女仆【@阮玲玉】
- 184 逆风·一个女孩的朝圣途【@陈燕燕】
- 191 叠影·化身姑娘【@袁美云】
- 200 惊魂·飞扬与安稳【@徐来】
- 209 缠绕·家的梦魇【@周璇】
- 221 流转·“野玫瑰”的成名与不幸【@王人美】
- 230 相望·一个世纪的行云流水【@黎莉莉】

初见 · 北京的西洋镜【@ 任庆泰】

1

1905年，位于北京琉璃厂土地祠的丰泰照相馆，已经独立营业13个年头了。这天，老板任庆泰稳当当地站在店门口，戴着小帽，没准还抽着烟，心里不由得有些得意。当年立下的“干实业”的理想，现今已然实现，他不仅拥有一个蜚声京城的照相馆，旗下囊括照相技师及学徒10余人，还在前门外大栅栏开了一家大观楼影戏园，专门放外国电影，堪称一时之景。虽然任老板的丰泰不是国内第一家照相馆，但京城头牌，他任庆泰认第二没人敢认第一！谁给慈禧太后老佛爷照过相？谁是皇亲国戚的御用摄影师？非他任庆泰莫属！他拍照片，上至皇亲国戚，下至戏曲名伶，无一不认可。有慈禧太后御赐的二品顶戴花翎作证，哪里有假？他在大栅栏放电影，也常常是万人空巷，弄新鲜玩意儿，他任庆泰是专家。

可是，1905年，呼风唤雨的摄影店任老板也开始有些愁眉不展了。他的大观园影戏楼没片子可放了。要知道，1905年，距离法国巴黎的卢米埃尔兄弟拍摄世界上的第一部电影《火车进站》也不过刚刚10年，好莱坞还未形成，电影也还没作为一个文化产业登上历

史舞台，想搞足够多的外国片子来放，是有难度的。更何况，西洋人的片子放多了，北京的看客们可能先是觉得新鲜，看个热闹，过后难免觉得乏味——这东西离当时观众的生活太远了啊，哪里有什么民族气派？于是一向敢于吃螃蟹的任庆泰开始有新动作——他想要自己拍电影，拍中国自己的电影。至于怎么拍，还是洋务派那个老观点管用：师夷长技。



任庆泰

那段时间的任庆泰，无疑是忙碌的，黑道白道，只要是知道的能够接触电影新技术的路子，他都走。他听说天津和上海的租界里有洋人在放小电影，便想方设法花钱、行贿，买通有关人员，偷偷地潜

入租界，观摩、问询、学习，又买了一架法国制造的木壳手摇摄影机及胶片14卷，潜心研习，静静地等待时机，准备拍摄他的影戏处女作。

中国的首部电影最终诞生在任庆泰手里，是偶然。而任庆泰走上电影之路，似乎又是偶然中的必然。说任庆泰的传奇故事之前，我们首先应该明白，电影是从照相技术中发展而来的，而照相在晚清时代，又是一种实业。从实业的角度来看任庆泰的电影传奇，更容易看出其中的必然性。

提起英国，人们总说，英国绅士。其实，恰相反，这个国家崛起的过程可以说一点也不绅士，是非常肮脏的。英国是个不大的岛国，没什么资源，在鸦片战争之前，它在和大清国的贸易交换中，一直处于逆差状态。欧洲人需要中国的瓷器、茶叶、丝绸，可中国人几乎不需要什么英国制造的东西，说中国地大物博，虽然有点过

于夸饰之嫌，但当时的情况确实如此：经济体制上，大清帝国还是个农业国，是自然经济，自给自足，无需它助；政治体制上，大清闭关锁国，大做白日梦，虽然颇有点阿 Q 精神，但确实更促使中国成为一个自我循环的庞然大物。

如此一来，英国人急了，眼见一块肥肉吃不得，大清国你油盐不进可不行啊！于是，英国人开始想歪主意了：什么东西是让人用了还想用的呢？他们急需找寻一种具有成瘾性特质的商品，来赚取中国的白银。历史性的机遇面前，鸦片这个原本泛置于药用的黑糊糊的东西，大摇大摆地登上了历史的舞台。

那是一个英国商人罪恶狂欢的时代。中国的南部沿海，成了鸦片走私的“黄金海岸”。道光即位之初，鸦片的走私量在 4000 箱左右，到了道光十八年（1838）猛增至 400200 箱。宽口径的鸦片流，像一只巨大的蚂蟥，吮吸着古老中国的精血，白银外流，财政短绌，国民萎靡。清政府的领导层也不是傻子。这种有百害而无一利的事，禁烟势在必行。就在这个历史潮头水花四溅兵荒马乱的节骨眼上，一个英雄出现了。他就是林则徐。

2

林则徐是个急脾气。他也知道自己这个“毛病”，为提醒自己不要发火，他还曾请人写了“制怒”两个大字挂屋子里，以自警醒。但，全没用。1837 年至 1838 年之际，林则徐已经过了“知天命”的年纪，按说应该平和处世，兀自安然。可是这一回，他还是怒了。其实林老爷子从 1823 年正月赴任江苏按察使（有点类似现在纪律检查官员），就开始严打鸦片，经验不是一般的丰富。1938 年，时任鸿胪寺卿（相当于外交官）的改革派名臣黄爵滋奏了一本，仔细说明了银两外漏与吸食鸦片的关系，并且希望朝廷判吸食鸦片者死罪，

以示禁烟决心，一时间朝野为之哗然。道光帝组织大家讨论。眼看万事俱备，时任湖广总督的林则徐站出来了，他就是那一缕东风。

林则徐对道光帝说，鸦片之所以屡禁不止，是因为以前没能“严禁”（类似于现在的“严打”）。一边是明修栈道，一边是暗度陈仓，一面是禁止的天书下达，一面是外商烟船勾结巡海兵弁，真是上有政策，下有对策，结果烟毒是越禁越凶，不严打实在不行了。林则徐发出警告：“若犹泄泄视之，是使数十年后中原几无可以御敌之兵，且无可以充饷之银。”道光听了这话，可能不由得要出一头汗。可了不得。一个国家正常运转的两条重要臂膀——军事实力和经济实力，如果都遭重创的话，那这个国家的末日估计也就不远了。道光帝还不算太昏庸。他连续召见了林则徐8次，内心七上八下打了许多次鼓，终于在林则徐强大的气场和伶俐的口才面前，拨云见日，看清局势，并委派林大老爷为钦差大臣，南下广东禁烟。

接下来的故事可谓家喻户晓（见诸中学历史课本）。雷厉风行的林则徐命令外国烟贩交出鸦片，按期不交的，二话不说全部没收。英国烟贩子一通挣扎过后傻眼了，这回来真的了。他们只好眼看一箱箱的鸦片被没收。1839年6月3日，林则徐在虎门海滩竖起了硝烟的战旗。围栏高筑，烟坑深挖，灌入海水，倒进石灰，就在水与石灰融合起化学作用，咕嘟嘟沸腾的时候，鸦片被悉数投下，彻底销毁，大快人心。虎门销烟，浓墨重彩，痛快淋漓，深深地在近代史上刻了一痕。

林钦差带领众人大干了20天，销毁鸦片19719箱、2119袋，总重达2376245斤，严打力度之大，前所未有。为了防止英国人报复，林则徐还不忘整顿海防，牢固炮台，训练水兵，严阵以待。更难能可贵的是，他还谨记“知己知彼，才能百战不殆”的古训，开始组织人翻译西方的图书报刊，作为参考资料。战略上藐视，战术

上重视，“睁眼看世界”，林则徐不愧开风气之先。他的种种举措，直接启发了后来的洋务派。

林则徐的估算一点没错。英国的鸦片贸易出了问题，不只影响到了烟贩子的钱袋子，还消损了大英帝国上层的利益。英国政府不干了。断人财路，等于杀人父母，英国人还指望着鸦片给他们赚外汇呢。一阵喧嚣后，英国开始派兵侵略中国。

1840年6月，由48艘舰船、陆军4000人、海军两三千人组成的“英国远征军”封锁了广州的珠江口，鸦片战争爆发。7月5日，英军进攻舟山定海，第二天早晨便攻了进去，定海知县投水自尽，定海水师9分钟内全军覆灭，而英军舰船仅发3弹，无人员伤亡。定海的失守，似乎注定了清政府再无“安定海洋”之日。其后，无论是英军的进攻，还是清政府官员的斡旋，都像是一出丑剧。打打停停，停停打打，偌大一个清政府，被英军折腾得死去活来。

朽腐的大清国，像一道年久失修的堤坝，一队小河鼯打了洞，它就有点吃不住压力了。跟英军作战，清政府是屡战屡败。反倒是三元里民众的反击，还了英军以颜色，只可惜，这样的反抗，在清政府的负面干预下，也只是扬汤止沸。

英国军队像一条疯狂的蟒蛇，在中国大地游走。道光帝吓坏了，当年9月就革了林则徐的职。第二年战事越来越坏，林则徐又被上头怪罪，被发配新疆伊犁。1842年，英国军队攻陷镇江，切断京杭大运河，一路杀到南京城下。清政府彻底丧失信心，犹如惊弓之鸟，惶惶然在英军的炮口下签订了丧权辱国的《南京条约》，割让香港岛，赔偿2100万西班牙银元，开放广州、厦门、福州、宁波、上海5个通商口岸，同时英国还享有协议关税特权。至此，大清帝国江河日下，烂摊子越来越不可收拾，而英国殖民者却凭借坚船利炮，为自己罪恶的鸦片贸易大开方便法门，给别国民众造成了极大痛苦。

可即便这样，西方列强的贪欲已经没有得到满足。1854年，《南京条约》届满12年。英国想要修改条约，获得更大特权，攫取更多的利益，清政府拒绝。1856年，《望厦条约》届满12年。美国要求修改条约内容，清政府再次拒绝。两次拒绝大大激怒了西方列强。很快，他们便随便找了一个根本不叫借口的借口（“亚罗号”事件），发动了第二次鸦片战争。此时清政府内忧外患，一面要镇压野火烧不尽的太平天国和捻军起义，一面又要对付洋鬼子，根本没这个精力。而且，经过第一次鸦片战争，清政府对西方人的坚船利炮也是心有余悸，于是对于洋人，他们是采取“息兵为要”的方针，十足的鸵鸟样。结果，曾经残酷镇压广东天地会起义的两广总督叶名琛奉行清政府的旨意，对于来犯广州英法联军采取“不战、不和、不守、不死、不降、不走”的策略，而且还自备粮食，耻食敌粟。他被英国人抓到了印度的加尔各答囚禁，绝食而死，堪称鸦片战争令人惊愕的注脚。同第一次一样，第二次鸦片战争清政府完败，签订不平等条约，割地赔款，丧权辱国得一塌糊涂。它们像两记响亮的巴掌，热辣辣地打在清王朝的脸上。对于统治阶级来说，第二次鸦片战争效果有二，一部分人继续麻木，依旧认为自己是天朝上国，该怎么过还怎么过；还有一部人被这两巴掌扇得疼了，开始觉醒，虽然这觉醒的最终诉求，是为了统治阶级能够继续安安稳稳梦下去。

3

两次鸦片战争让清王朝的年景一天天坏下去。清王朝的统治也开始摇摇欲坠。咸丰这个皇帝很倒霉。当了10年的皇帝，起头遇到太平天国起义，末尾遭遇英法联军进攻帝都（攻陷通州八里桥）。1860年的秋天，咸丰被英法联军吓得逃往热河避难。偌大北京城，只留下他同父异母的弟弟恭亲王奕訢处理“和谈事宜”。奕訢是个老

滑头。对外，他苟且，《天津条约》《北京条约》都是他参与订立的。对内，他残酷。1891年8月，咸丰帝病死热河。奕訢联手一个女人，利用北京一带的兵力发动政变，挤掉了以肃顺为首的当权派，掌控了清政府的大权。这个女人，就是慈禧。事成之后，她垂帘听政，他成了议政王。

奕訢是见过世面的人。他知道，刚刚得来的政权，想要稳住，就必须镇压国内此起彼伏的起义。奕訢想到了借刀杀人之法。那就是，借西洋人的刀，杀国内的农民军。同时，西洋人的各种先进玩意，也可以帮助清政府稳固统治。这个时候，曾国藩和他的学生李鸿章的作为，对了奕訢的胃口。

曾国藩是靠镇压太平天国起来的，杀人如麻，人称“曾剃头”。据说，当时南京城里的小孩夜哭，一听到母亲说“曾剃头”来了，立马止哭。可谓“威名远播”。在镇压太平军的过程中，他产生了一些实际性的需要。比如，他发现借助外国的力量来运粮食、剿杀太平军，非常便利，他就顺理成章地想，如果我们也能学学外国的技术，自己制船造炮就好了。1860年的12月，他将自己的想法诉诸文字，奏了一本。第二年，他又奏了一本，主张买些外国的船炮，先演习，再改造，用来剿杀太平军和捻军。1862年，曾国藩的学生李鸿章在上海得到洋人的帮助，训练起洋炮队。西方人自然不会把最先进的技术奉献给清政府，但敏锐的奕訢却也捕捉到历史的动向，开始支持学习西洋的一些先进技术（主要指军事技术），认为这些技术既可以镇压人民，又可以自主自强。由此，地方的曾国藩、李鸿章、左宗棠、张之洞与朝中的奕訢、文祥相互呼应，洋务运动在一片保守派的反对声中水涨船高。

洋务运动最开始是围绕着军事工业展开的，可是，洋务派们在新办军工的过程中，遭遇了一系列难以解决的问题，比如资金，比

如燃料，比如交通运输。这又迫使他们提出了“求富”的口号，开始办矿务局、轮船招商局、电报局、铁路局、织布局，等等。所谓洋务运动，就像一滴墨落在了宣纸上，不知不觉晕染开来，涉及了西方新技术的方方面面，开了中国人的眼界。

在这个过程中，照相业也像是蒲公英的种子，无声无息地伴随着西方人的到来，落在了中国大地上。在彼时彼刻，恐怕谁也想不到，摄影这东西最终会变成动态的，变成电影，影响整个世界的文化生成。

4

洋务运动开始的时候，任庆泰10岁。他出生于辽宁法库，祖上是缙绅。据说清朝末年，肃王耆善来到沈阳时，曾经住在他家。也就是说，他的家庭曾经是殷实的，有头有脸。他完全可以继承祖业，走一条稳妥的人生路。可是，他偏不。他的人生观很“洋务”，他说：“愤志士多趋学、仕两途，乃锐意经营实业。”很显然，在动荡屈辱的晚清，任庆泰已经决定放弃高于万般的“读书”入仕途之路，而选择“实业”。这真的很有勇气。干实业，或许也只是他后来给予自己人生的一个“解释”，因为他的起点并不高。他从私塾辍学，投身的“实业”，并非洋务派看重的军事工业，也非与军工相关的邮电、铁路、矿务等行业，而是中国传统木匠行业。

1865年，任庆泰15岁，还只是一个初入木匠行不久的毛头小子。他像一只刚刚入海的小船，不知道自己的人生将会朝哪个方向漂去。对于当时的任庆泰来说，世界也不过就木匠房那么大，他显然没有加官晋爵或是战死沙场的兴趣。但是，无可否认的是，世界乱了，天翻地覆地乱了。大清国内，太平军、捻军的起义加上英法联军的侵略，已经让清政府疲惫不堪。在连年的战乱中，一个叫僧

格林沁的蒙古贵族清军大将，曾经依靠力克北伐的太平军而功晋亲王，又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与英法联军对抗时，痛失大沽和天津，后来又在剿杀捻军的过程中，于山东菏泽西北的吴家店的一处麦田里，被一个十几岁的小捻军张皮绠斩杀。民间有歌唱：张皮绠，真正强，麦棵地里杀僧王！雄霸一世的亲王，最终死于一个不起眼的小捻军之手，这固然是另一段传奇的历史故事，但对于任庆泰来说，这些似乎都不是那么重要，这些故事，也许仅仅是他茶余饭后从长辈那里听来的谈资，他真正醉心的，是他选择的木工事业。

任庆泰根本想不到一个蒙古族大将的死，会对他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民产生什么影响。不过，同治帝却可以。僧格林沁是为国捐躯的皇亲国戚，理应大大表彰。为了纪念勇猛的僧格林沁，同治帝下了一道圣旨，要给他建陵园、修牌楼。相应的，能工巧匠的征集，也就成了必须。朝廷选人才，千载难逢，任庆泰偏偏有这个命，跟在大工匠后头，成了一名修陵园的小伙子。

谦虚、刻苦、好学，这几乎是每一个手艺人成功的基本素质。任庆泰很有心，他看到北京来的师傅们个个身怀绝技，不禁暗叹，特别是金福堂的师傅，那手艺真不是盖的，用巧夺天工四个字形容毫不为过。任庆泰有了学艺之心。想学艺，很好，可人家凭什么教你？同行是冤家，人家吃饭的本事，当然不能外传，而且说白了，你不过就是一起修陵的一个小同事，萍水相逢，素昧平生，两不相欠，完全没有倾囊相授的理由。任庆泰为此苦恼不堪。

1865年的秋天是个流行病多发的季节，金福堂的师傅不幸染上了痢疾。这可急坏了任庆泰。人在他乡最怕的就是生病，何况那又是个相对缺医少药的年头，得个痢疾就一命呜呼不是没有可能的。金福堂的师傅病着，一天又一天，任庆泰呢就忙着，端茶倒水，煎药端药，尽自己最大的能力遍访名医。终于，巧手师傅病好了，任